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徐紹城

藝文類聚卷五

唐 歐陽詢 撰

歲時下 社 伏 熱 寒 臘 律 歷

社

風俗通曰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修車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迹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

毛詩曰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甫餞之清酒百壺其肴惟何炰鼈鮮魚其蔌惟何惟筍及蒲其贈惟何乘馬路

車

左傳曰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遠啓疆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魏志曰王修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修感念母悲哀其鄰里聞之為之罷社

武陵先賢傳曰潘京為州辟進謁值社會因得見次及
探得不孝刺史問曰辟士為不孝耶京舉板荅曰今為
忠臣不得復為孝子其機辨如此
魏臺訪議曰帝問何用未社丑臘王肅對曰魏土也土
畏木丑之明日便寅寅木也故以丑臘土成於未故於
歲始未社也
詩晉潘尼皇太子社詩曰太蔟協青陽履端發歲首孟
月涉初旬吉日惟上酉我后邁天休設社祈遐耇

序晉嵇含社賦序曰社之在於世尚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咸用有漢卜日丙午魏氏釋用丁未至於大晉則社孟月之酉日各因其行運三代固有不同雖共奉社而莫議社之所由興也說文云祈請道神為之社有事於道者吉凶偕名

祭文後漢蔡邕祝社文曰元正令午時惟嘉良乾坤交泰太簇運陽乃祀社靈以祈福祥

晉應碩祝社文曰元首肇建吉酉辰良五政數惠四教

初揚萬類資新英頳擢章谷風滌歲日和時光命于嘉賓宴兹社箱敬饗社君休祚是將嘉肴綺錯白茅薦粢有肉如坻有酒如江社君既眷祇肅威容

伏

歷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

漢書曰東方朔伏日詔賜諸侍郎肉朔獨不待詔拔劒割肉懷之而去事具肉部

典略曰光祿劉松北鎮袁紹夜酣酒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與松飲酒至於無知云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飲

世説曰郄嘉賓三伏之日詣謝公炎暑熏赫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著故絹衣食熱白粥晏然無異

風俗通曰戸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俗說漢中巴蜀廣漢其地温暑草木早生晚枯氣異中國夷狄畜之故令自擇伏日也

詩晉程曉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嚬戚奈此何摇扇髆中疼流汗正滂沱傳誡語髙明熱行宜見訶

晉潘岳懐縣詩曰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初伏啓新

節隆暑方赫曦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涼風自遠集輕衿隨風吹靈囿耀華果通衢列高椅

熱

說文溽濕暑也

山海經曰壽麻之國爰有大暑不可以往

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

毛詩曰旱既太甚蘊隆蟲蟲赫赫炎炎云我無所

管子曰善為國者使農寒耕而熱耘

楚辭曰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托十日代出流金鑠石

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户之界至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

神異經曰北方層氷萬里厚百丈有磎鼠在氷下土中其形如鼠食氷草木根肉重萬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

事具肉部

京房易飛候曰有雲大如車葢十餘此陽水之氣必暑

有喝者

漢書西域傳曰罽賓國道歴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坂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

桓子新論曰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逸人王仲都者詔問所能為對曰但能忍寒暑耳因為待詔至夏暑日使暴坐又環以十爐火不言熱而身汗不出

五經通義曰冬至陽動於下推陰而上之故寒於上夏至陰動於下推陽而上之故大熱於上

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日在牽牛則寒日在東井則暑牽牛外宿遠人故寒東井内宿近人故温也

括地圖曰天毒國最大最熱夏草木皆乾死民善没水以避日入時暑常入寒泉之下

抱朴子曰洪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水底竟日乃出者正以能閉氣胎息故耳又曰或問不熱之道曰服玄氷九飛雪散王仲都等用此方也

語林曰劉真長見王公王公了不與語時大熱以腹熨

石局

詩晉傅玄詩曰朱明運將極溽暑晝夜興裁動四支廢舉身若山陵珠汗洽玉體呼吸氣鬱蒸塵垢自成泥素粉隨手凝

梁簡文帝苦熱詩曰六龍騖不息三伏啓炎陽寢興煩几案俯仰倦幃牀滂沲汗似鑠微靡風如湯洄池愧生浪蘭殿非含霜細簾時半捲輕幌乍横張雲斜花影沒日落荷心香顧見洪崖井詎憐河朔觴

梁任昉苦熱詩曰旭旦烟雲卷烈景入東軒傾光望轉蕙斜日照西垣既卷蕉梧葉復傾葵藿根重簟無冷氣挾石似懷溫霡霂類珠綴喘嗽狀雷奔

梁何遜苦熱詩曰昔聞草木燋今覩沙石爛曈曈風逾靜曈曈日漸旰習靜悶衣襟讀書煩几案臥思清露浥坐待高星燦蝙蝠戶中飛蠛蠓牕間亂實無河朔飲空有臨淄汗

梁王筠苦暑詩曰日坂散朱雰天隅斂青靄飛飈煥南

陸炎津通北瀨繁星聚若珠密雲屯似葢月至每開襟風過時解帶

梁劉孝威苦暑詩曰暮日苦炎溽遷坐接階廊月麗姮娥影星含織女光栖禽動夜竹流螢出闇墻香盤粿鮮粉雕壺承玉漿白羽徒垂握湥水自周堂弱紈猶覺重纖絺尚少凉弄風思漢朔戲雨憶吳王玄氷術難驗赤道漏猶長誰能更吹律還令黍谷凉

梁簡文帝納凉詩曰斜日晚駸駸池塘生半隂避暑髙

梧側輕風時入襟落花還就影驚蟬乍失林游魚吹水沫神蔡上荷心翠竹垂秋采丹棗映踈砧無勞夜遊曲寄此託微吟又晚景納凉詩曰日移凉氣散懐抱信悠哉珠簾影空卷桂户向池開鳥栖星欲現河静月應來横階入細笋蔽地濕輕苔草化飛為火蚊聲合似雷於兹静閒見自此歇氛埃又玄圃納凉詩曰登山想劒閣逗浦憶辰陽飛流如凍雨夜月似秋霜螢翻競晚熱虫思引秋凉鳴波如礙石闇草別蘭香

梁孝元帝納凉詩曰高舂斜日下佳氣滿欄楹池紅早花落水綠晚苔生星稀月稍上雲開河尚横白鳥翻帷暗丹螢入帳明珠綦趨北閣玳席徙南榮金鋪掩夕扇玉壺傳夜聲

梁劉孝威奉和逐凉詩曰鐘鳴夜未央避暑起徬徨長河似曳素明星若散璫倚巖欣石冷臨池愛水凉月纖張敞畫荷妖韓壽香對此遊清夜何勞娱洞房又奉和晚日詩曰虬簷挂珠掐虹梁卷霧綃迷迭涵香長芙蓉

逐浪搖飛輪搏羽扇翻車引落潮甘泉推激水迎風幯

遠颸寄言王侍詔因聲張子僑吾君安巳樂無勞詠洞

簫

梁劉緩奉和納涼詩曰清氣流暄濁非關狹室中當由

小堂上自有大王風蟭螟動蘭室神飇起桂叢被襟深

曆賞曲巷何由同

梁庾肩吾奉和山子納涼詩曰北園涼風早步輦暫逍

遙避日交長扇迎風列短簫山帶彈琴曲桐横栖鳳條

懸門開溜水錦日鎮浮橋黑米生菰葑青花出稻苗無因學仙藻雲氣徒飄颻
陳徐陵内園逐涼詩曰昔有北山北今余東海東納涼高樹下直坐落花中狹徑長無跡茅齋本自空提琴就竹篠酌酒勸梧桐
賦魏繁欽暑賦曰暑景方徂時惟六月大火飄光炎氣酷烈翕翕盛熱蒸我層軒温風淟涊動靜增煩雖託陰宮罔所避旃粉扇靡效宴戲尠歡庶望秋節慰我愁歎

魏陳王曹植大暑賦曰炎帝掌節祝融司方羲和按轡南雀舞衡虵折鱗於靈窟龍解角於皓蒼遂乃温風赫戲草木垂幹山坼海沸沙融礫爛飛魚躍渚潛黿浮岸鳥張翼而近栖獸交游而雲散于時黎庶徙倚棊布分機女絶綜農夫釋耘背暑者不羣而齊跡向陰者不會而成羣於是大臣遷居宅幽緩神育靈雲屋重構閒房肅清寒泉湧流玄木奮榮積素氷於幽館氣飛結而為霜奏白雪於琴瑟朔風感而增涼

魏劉楨大暑賦曰其為暑也羲和揔駕發扶木太陽為輿達炎燭靈威参乘步朱轂赫赫炎炎烈烈暉暉若熾燎之附體又温泉而沉肌獸喘氣於玄景鳥戢翼於高危農畯捉鎛而去疇織女釋杼而下機温風至而增熱歊悒慴而無依披襟領而長嘯冀微風之來思

魏王粲大暑賦曰惟林鍾之季月重陽積而上昇喜潤土之溽暑扇温風而至興獸狼望以倚喘鳥垂翼而弗翔遠昆吾之中景天地翕其同光征夫瘼於原野處者

困於門堂患袵席之焚灼譬洪燎之在牀起屏營而東西欲避之而無方仰庭槐而嘯風風既至而如湯於是帝后順時幸九峻之陰罔託甘泉之清野御華殿於林光潛廣室之邃宇激寒流於下堂重屋百層垂陰千廡九闥洞開周帷高舉堅氷常奠寒饌代叙

晉夏侯湛大暑賦曰若乃三伏相仍徂暑彤彤上無纖雲下無微風扶桑赩其增熿大火曄其南升爾乃土墳地坼谷枯川竭寒泉潛沸氷井騰沫洪液蒸於𠂤篳芎

珠汗霑乎絺葛温風翕其至兮若灑湯於玉質沃新水以達夕振輕箑以終日

晉卞伯玉大暑賦曰惟祝融之司運赫溽暑之方隆日貞曜於鶉首律遷度於林鍾温風翕以晨至星火爛以昏中氣滔滔而方盛晷永路而難終流風兮莫繼朱煙兮四纆欝邑兮中房展轉兮長筵體沸灼兮如燎汗流爛兮珠連

晉傅咸感涼賦曰踐朱明之中月暑欝隆以肇興赫融

融以彌熾乃沸海而焦陵獸竄伏於幽林兮鳥垂翼而
弗升汗珠隕於玉體兮粉附身而沾凝於是景雲晨數
曜靈潛光陰氣聿升凱風載揚忽輕箑於坐隅兮思煖
服於蘭房

寒

左傳曰楚莊王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廵三軍
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穆天子傳曰庚寅北風雪天子寒日中大寒有凍人天

子作黃竹詩事具雪部

晏子曰景公起大臺歲寒役之凍餧者有焉公延晏子坐飲酒樂晏子歌曰庶民之凍我若之何奉上靡弊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為大臺之役夫寡人將罷

尸子曰雨雪楚莊王披裘當户曰我猶寒彼百姓賓客甚矣乃使巡國中求百姓賓客之無居宿絕粮者賑之國人大悅

戰國策曰田單為齊相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不能坐沙中乃解裘衣之襄王曰單之厚施欲取我國乎有貫珠者聞之曰不如因以為已善乃下令曰寡人憂民之寒而單解裘衣人稱寡人之意於是閭里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乃王之教也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曰天寒恐傷民公曰何寒哉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四陬有火是以不寒民衣弊不補履决不苴君則不寒民則寒矣公曰善命

罷役又曰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宿於郭外寒逾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惡能與國士衣哉戎夷歎曰道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坐而死

漢書曰上聞韓王信降匈奴上自將擊之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天寒卒士墮指者十二三

鍾離意别傳曰嚴遵昔與光武俱為諸生暮夜宿息二人寒不得寢臥更相謂曰後日豪貴憶此勿相忘别後

數年光武有天下徵遵不至

東觀漢記曰王郎起兵上自薊東南馳夜至蕪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馮異上豆粥明旦上謂諸將曰昨日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

葛仙公别傳曰公與客談語時天大寒仙公謂客曰居貧不能人人得鑪火請作一大火共致暖者仙公因吐氣火赫然從口中出須史火滿屋客皆熱脱衣矣

賦梁裴子野寒夜賦曰何四序之平分處脩冬而多慮

眷揺落兮遵盡悲荏苒其云除日晼晚而易潛夜悠長而難曙既而庭流皓月階被凝霜風吹衣而懍懍氣空積而蒼蒼襲重裘兮弗燠熾朱火兮無光門蕭條而晝閑夜寂寞兮無人疏三逕以負汲結二耦而為賔

晉夏侯湛寒苦謡曰惟立冬之初夜天慘懍以降寒霜皚皚以被庭氷溏瀨於井幹草槭槭以疏葉木蕭蕭以零殘松隕葉於翠條竹摧柯於緑竿

表陳王曹植表曰臣聞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褐饑者

不顧千金而美一飡夫千金尺玉至貴而不若一飡短褐者物有所急也

臘

風俗通曰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祭先祖也漢火行衰於戌故此日臘也

漢舊儀曰臘者報諸鬼神古聖賢有功於民者也

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

但送不迎

禮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又曰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蜡之祭勞農以休息之言民勤稼穡有百日之勞令日飲酒宴樂君之恩澤也非爾所知其義大也

周禮曰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左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諫弗聽以其族

行曰虞不朧也

列女傳曰魯之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朧日休家作者歲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稽首唯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制之行少繫於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私家雖踰婦禮願與少子俱以脩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户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子僕而歸

謝承後漢書曰沛國陳咸為廷尉監王莽篡位還家杜門不出莽改易漢法令及臘日咸常言我先祖何知王氏臘乎

風俗通曰莬䯨俗說臘正祖食得莬䯨者名之曰幸賞以寒酒幸善吉祥令人吉利也

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二隨母還家正臘宴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父母私督數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

陳留志曰范喬邑人臘多盜斫其樹人有告喬佯弗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卿臘日取此欲與父母相歡娛耳

會稽典錄曰陳修烏傷人家貧為吏常步擔上下恒食乾精每至正臘僵仆不起同僚飲食請不肯往其志操如此

世說曰王朗中年以識度推華歆歆蜡日常集子姪宴飲王朗亦學之有人向張茂先稱此事茂先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晉博士張亮議曰臘接也祭宜在新故交接也俗謂之臘之明日為初歲秦漢以來有賀此皆古之遺語也

史記曰秦惠文公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

東觀漢記曰甄宇北海人建武中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鉤宇復耻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

袁山松後漢書曰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先人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華陽國志曰王長文元康初試守江源令縣收得盜馬賊及發塚賊長文引前誘慰時適臘晦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文過也蜡節慶祚歸就汝上下善相歡樂過節來還當為汝思他理羣吏惶懅爭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所宥人誓不為惡曰不敢負王君也

搜神記曰宣帝時陰子方者當臘日晨炊而竈君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事具竈部

養生要曰十二月臘夜令人持椒臥井旁無與人言內椒井中除温病

詩晉裴秀大蜡詩曰日躔星紀大呂司晨玄象改次庶衆更新歲事告成八蜡報勤告成伊何年豐物阜豐禋孝祀介兹萬祐報勤伊何農功是歸穆穆我后務兹蒸

黎宣力畄畝沾體暴肌飲饗清祀四方來綏充牣郊甸鱗集京師交錯貿遷紛葩相追反袂成帷有肉如丘有酒如泉有肴如林有貨如山率土同歡和氣來臻祥風協順降祉自天方隅清謐嘉祚日延與民優游享壽萬年

晉江偉答賀蜡詩曰正元二年冬臘家君在陳郡余別在國舍不得集會弟廣平作詩以貽余余因荅之曰蜡節之會廓焉獨處晨風朝興思我慈父我心懷戀運首

延佇

宋張望蜡除詩曰玄靈告稔謝青龍駕拂軫鮮冰迎流結凝霤垂簷賈人欣八蜡暢詎知歲聿盡

序晉嵇含娱蜡賦序曰玄象運而寒暑交節會至而萬物遷天地之化固以不停況於人道之不變乎是以百年憂喜相參能達要終之數悟生生之宜者百世不遇其人大蜡之夕雖天下同有携金蘭以齊馨利貴得意以遺滎勢孰我尚哉

律

爾雅曰律謂之分

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又曰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周官曰太師掌六律六呂文以五聲播以八音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禮記曰正月律中太蔟二月律中夾鍾三月律中姑洗四月律中仲呂五月律中中蕤賓六月律中林鍾七月律

中夷則八月律中南呂九月律中無射十月律中應鍾十一月律中黄鍾十二月律中大呂

周禮注曰律呂相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減一黄鍾律長九寸下生林鍾六月律也

左氏傳曰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

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呂氏春秋曰昔黃帝命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之嶰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十二筒聽鳳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故曰黃鍾之宮律之本也

淮南子曰夔合六律調五音通八風

漢書曰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定十二律又曰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究律歷又曰京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

京氏

劉向別錄曰鄒子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鄒子居之吹律而温氣至今名黍谷事具地部谷篇

論衡曰孔子吹律自知殷苗裔

楊泉物理論曰聽清濁五聲之和然後制為鍾律取宏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為管

晉諸公讃曰世祖時以荀勗所造律得周時玉律以校正同荀勗奏曰中所出御府銅管律二十五具其三具

與杜夔左延年法同

表周王褒上新定鍾表曰萬物生象始乎算數天道運行基乎步術量有輕重平以權衡音有清濁協乎律呂是以周發聽聲候春冬之生殺師曠吹律知晉楚之衰亡數始黃鍾琯終仲呂還宮變徵參天兩地三分損益累黍相乘四時發斂忽微斯測皇帝治歷明時推元受命八音七始之奏五聲六律之和斟酌繁簡分析節度推之以升斛正之以權衡稽之以古今覈之以經傳

周庾信為晉陽公上玉律表曰臣聞三才既立君臣之道已陳六位時成禮樂之功斯正故以叶和日月測度隂陽悦豫兆民儀刑萬國者也伏見勑旨刋正音律平章歴象奏黄鍾而歌大吕變孤竹而舞雲門莫不器取踈通聲從安樂四分既明三微是定是以聞鍾於洛浦即辨聲乖聽鐸於邯鄲先知響韻二分二至行於司歴之官九變九成被於和樂之職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化被風俗平分寒暑豈直吟嘯谿谷迴翔鸞鳳而已哉是

知零陵廟前徒尋舜管始平城下空論周天臣聞上制其禮下習其儀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謹造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合等始得成功至於分粟累黍量兹數籥實以仰稟聖規參詳神思所異節移陰管毋勞河內之灰氣動陽鍾不待金門之竹而琬琰事輕般倕慮淺不足展采成均增耀度量

歷

世本曰容成作歷

尚書曰廼命羲和欽若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又曰協用五紀其五曰歴數

尸子曰造歴數者羲和子也

漢書曰歴數之起尚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又曰使校歴淳于陵渠複覆太初歴晦朔弦望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若連珠又曰歴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

之實故聖王必正歷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

續漢書曰昔者聖人之作歷也觀璿璣之運三光之作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綱所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

益部耆舊傳曰巴郡洛下閎漢武帝時改顓頊歷更作太初歷曰後八百歲此歷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

楊泉物理論曰疇昔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寒溫以

為早晩之期故立歴日

風土記曰自黄帝顓頊下逹三王治歴十有一家考課損益各有變衰非天運之錯考察意異故也

王隱晉書曰張載弟前烏程令名冗蔡邕注明堂令中台要解又綴諸脫歴數而為歴賛荀崧見賛異之云信該羅歴表義矣

表梁簡文帝謝賜新歴表曰五司告肇萬壽載光瑄叶璧輪慶休寳歴班和布政懸闕狥道或宏敬授之典載

闡洩辰之教又謝賜新歷表曰璿籥環璣鳳司肇律觀斗辨氣玉琯移春萬福維新克固天保

梁沈約謝賜新歷表曰竊惟觀斗辨日馭生為本審時分地稼政莫先何則勝殺無舛拘忌之理難忽珠璧有徵禮節之原攸序

梁王僧孺謝歷表曰竊以龍馭不典麋見侵薄鳳職是司曾無昃眺璧聨珠燦輪映階平義實明時事惟均政固以先天候其餘始執杓驗其平分九瀛仰化萬寓依

朔

啓梁庾吾謝歷日啓曰凌渠所奏弦望既符鄧平之言錙銖皆合登臺視朔覩雲物之必書拂管移灰識權衡之有度初開卷始暫謂春留末覽篇終便傷冬及徘徊厚渥比日為年

藝文類聚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徐紹城

藝文類聚卷六

唐　歐陽詢　撰

地部　地　野　關　岡　巖　峽　石　塵

地

神農書曰湛濁為地

黄帝素問曰積陰為地故地者濁陰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總丘陵原隰阪險曰地

春秋元命苞曰地者易也言養物懐任交易變化含吐

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乙者為地

河圖括地象曰地廣東西二萬八千南北二萬六千有

君長之州州有九阻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

山海經曰帝令竪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萬九

千八百八步竪亥左手把筭右手指青丘北

孝經援神契曰計九州之別壤山陵之大川澤所注萊

洹所生鳥獸所聚九百一十一萬八千二十四頃磽埆

不墾者千五百萬三千頃

易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又曰在地成形又曰坤地也

禮記曰孟冬之月地始凍仲春之月地始坼又曰令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萬物載焉

周官曰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辯五地之物

樂聲儀曰下元者地氣也為始萬物生育長養蓋藏之主也

春秋元命苞曰地所以右轉者氣濁精少含陰而起遲故轉右迎天佐其道

爾雅曰東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鈆北至祝栗謂之四極孤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老子曰地得一以寧地無以寧將恐發

墨子曰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為仁太山之土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則生松栢下生黍苗莞蒲水

生黿鼉龜魚民衣焉食焉家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為仁

孔子家語曰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形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

啓梁昭明太子謝勑賚地圖啓曰漢氏輿地形兹未擬晉世方丈比此非妙疋之長樂唯書古賢儔之未央止圖將帥未有洞該八藪混觀六合域中天外指掌可求

地角河源户庭不出豈問千秋日識烏桓之地脫逢莊
武方著博物之書
論晉裴秀禹貢九州按感圖論曰圖書之設由來尚
矣自古垂象立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仲掌其職
曁漢祖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
無古今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秦圖書唯有漢氏所
畫輿地及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
備載名山大川其所載列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

依據或稱外荒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令制地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辯廣輪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六者各因地而制形所以校夷險之故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准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雖有准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

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准望之正故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後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准望徑路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筭故雖有峻山巨海之隔絶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野

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說文曰野郊外也

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事具獸部馬篇

又曰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爰有黍稷百穀自生鸞自歌鳳自舞靈壽實華草木所聚

尚書曰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毛詩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婚姻之故言就爾居

左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晉文公過衛出於五鹿乞食

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又曰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有難子産載以如野謀四國之事

穆天子傳曰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羽

莊子曰黄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宇參乘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乃問塗焉事具帝王部又曰北門成問黄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而懼後聞之而怠卒聞之而

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楚辭曰獨不見鸞鳳之高翔于大皇之野循四極而迴周見盛德而俯下

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哭甚哀問之婦人曰向刈著新亡吾簪是以哀也非傷亡簪不忘故也事具草部

帝王世紀曰炎帝戮蚩尤於中冀名其地曰絶轡之野

幽明錄曰桓溫北征姚襄在伊水上許遜曰不見得襄

而有大功見襄走入太玄中問曰太玄是何等也答曰南為丹野北為太玄必西北走也果如言

贊晉郭璞都廣之野贊曰都廣之野珍怪所聚爰有羔穀鸞歌鳳舞后稷託終樂哉斯土

關

周官曰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凡貨不出於關舉其貨罰其人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

禮記曰仲夏之月關市無索又曰古者關譏而不征蔡

邕月令章句曰關在境所以察出禦入

左傳曰臧文仲不仁者三廢六關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也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也

燕丹子曰燕丹去秦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為雞鳴衆雞皆鳴遂得逃歸

史記曰秦昭王囚孟嘗君孟嘗君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居下坐者能為雞

鳴於是羣雞皆鳴遂出關

戰國策曰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且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國也何侔名於我乎

楚漢春秋曰沛公西入武關居於灞上遣將軍閉函谷關無内項王項王大將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發薪一束欲燒關門關門乃開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善内學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與俱之流沙

漢書曰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
擊之張良曰秦尚强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
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
連和因而攻之又曰景帝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
又曰武帝三年冬徙函谷於新安又曰終軍初從濟南
當詣博士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
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去
後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

者乃前棄繻生也

東觀漢記曰隗囂將王元謂囂曰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又曰郭丹初之長安從宛人陳兆買入關符以入函谷關既入封符乞人曰不乘使者車不出關丹自從入關後不歸家十二年後奉使乃出關竟如本心又曰李恂餉遺無所受處新安關下拾橡實為食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與太子建子勝俱奔吳夜行晝伏

出到昭關關吏欲執之胥因詐曰上之所以索我者以
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將告子欲取之關吏因
舍焉
吳書陸凱奏曰臣愚以西陵國之關首宜重其備備重
則敵不敢輕輕備則為敵所侮
何禎集曰以正始六年為弘農太守表省峭關曰易稱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孟軻云古者關譏而不征關險之
設所由尚矣

叚國沙州記曰龍涸北四十里有白馬關關甚嶮峻使十人固險雖萬夫亦不能前

詩陳周弘正入武關詩曰武關設地險遊客好邅迴將軍天上落童子棄繻來揮汗成雲雨車馬漾塵埃雞鳴不可信未曉莫先開

賦後漢李尤函谷關賦曰爾廼周覽以汎觀歷衆關以遊目惟迂閟之顯麗羌莫盛乎函谷施雕礱以作好建峻敞之堅重殊中外以隔别翼巍巍之高崇命尉臣以

執鑰統羣類之所從嚴固守之猛厲操戈鉞而普聽番鎮造而惕息侯伯過而震惶惟函谷之初設險前有姬之苗流雎背魏而西逝託衾衣以免搜大漢承弊以建德華厥舊而運修准令宜以就制因兹勢以立基益可以詐非司邪括執喉咽季末荒戍墮關有年天閔羣黎命我聖君稽符皇乾孔適河文中興再受二祖同勲永平承緒欽明奉循十羅三關下列九門

銘後漢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襟帶喉咽尹從李

老留作二篇孟嘗離秦奔騖東征夜造稽疑譎以雞鳴
范睢將入自盛以橐元鼎革移錯之新安舍彼西阻東
即髙原長墉重關閟固不踰簡易易從與乾合符

岡

爾雅曰山脊曰岡

毛詩曰陟彼髙岡我馬玄黄

地理志曰秦望氣者云東南有天子氣使赭衣徒鑿雲
陽縣北岡改名曲阿又曰天門零陽縣有半石岡岡上

有石名仙人樓

山謙之丹陽記曰句容縣東三十里有龍岡岡頂有龍沸潭周十三丈聞人聲水便沸動常日則不動

劉禎京口記曰城北四十餘里有小岡高二丈許有人鼻形著岡西頭有口在上而鼻在下方圓數尺狀如燋土古老相傳因名下鼻今無復鼻厥口猶在

王韶之始興記曰郡西南有芙蓉岡高若玉山鄰枕郊郭可四十餘里又曰含淮縣白鹿城南有白鹿岡晉咸

和中縣令張舫有德惠白鹿羣遊岡上因以為名

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有鸞岡舊説洪崖先生乗鸞

所憩之處也

顧徵廣州記曰四會縣有金岡行人往往見金於岡側

裴氏廣州記曰城北有馬鞍岡秦時瞻氣者言南方有

天子氣始皇發民鑿破北岡地中出血鑿處猶在增城

縣有雲母岡日出照之晃曜

武昌記曰城北有岡高數丈名為鳳闕其處顯敞升闕

以望川澤多所逺瞻吳黄龍元年有鳳皇集此岡故謂之鳳闕鳳闕南十里有金牛岡古老相傳云有金牛出此岡岡令半崩坑深數丈牛跡岡邊遺跡尚存

王孚安城記曰萍鄉西津里南五里山名玉女岡天氣當雨水輙先涌出石間而有五色玄黄百姓謂之玉女披衣

鄧德明南康記曰陳蕃墓在青龍岡土人傳云昔見一物龍形而通身純青數出此岡頂故因以為名青龍也

又曰贑縣有馬脊岡其形如馬脊故以為名也衡山記曰衡山有曾青岡出曾青可合仙藥有靈壽岡多靈壽木

圖墓書曰冢前左右有小岡如投筭相連數里名為導引岡葬之出富貴又曰經言葬遇沈岡遠至二十年皆絶世無後葬遇浮岡隨世沈浮著土必安終無災厄葬遇飛岡奕世富貴亦出神仙

詩宋謝靈運入華子岡麻源第三谷詩曰南州實炎德

桂樹凌寒山銅陵映碧澗石磴寫紅泉既枉隱淪客亦
栖肥遁賢遂登羣峰首邈若騰雲煙羽人絶髣髴丹丘
徒空筌圖牒復磨滅碑板誰聞傳莫辨百代後安知千
載前且申獨往意秉月弄潺湲

賦宋傅亮登龍岡賦曰靜潛處以永念聊駕言以寫憂
蒙旭露而夙軫稅余轡於龍丘南臨平隰西際荒疇比
宇連甍幽榛四周眺江都之廣溢究川陸之廻修羨翔
羽之嬉林樂緑蘋之在流秉清漪以汎濫翳稠枝而命

仇信遂生之有所何怵迫於人尤

巖

晉中興書徵拜傳說曰咸和四年廬山西大巖崩俄而郭默害江州刺史伏誅

尋陽記曰赤山崖峻壁上多靈巖生仙菜村人恒採之也

嵩高山記曰少室山大巖中有一石室云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室前有一石柱象承露盤上有石脂滴滴流

下服之一合壽與天地同畢

盛弘之荆州記曰平樂縣有山臨水巖間有兩目如人眼極大瞳子白黑分明名為目巖又曰始興機山東有兩巖相向如鴟尾石室數十所經過皆聞有金石絲竹之聲

鄭緝之東陽記曰北山有春草巖根竹巖仙姥巖間不生蔓草盡出龍鬚尤多藥物

詩梁丘遲夜發密巖口詩曰弭棹纔假寐擊汰已爭先

嵌朗朝霞澈鶩明曉魄懸萬尋仰危石百丈窺重泉叢

枝上點點崩溜下填填

峽

續漢書曰虞詡為武都太守下辯東三十里有峽中有

大石鄣塞水流春夏輒潰溢敗壞城郭詡使人燒石以

水灌之石皆鐏裂因鐫去遂無沈溺之害

庾仲雍荆州記曰巴楚有明月峽廣德峽東突峽今謂

之巫峽秭歸峽歸鄉峽

袁山松宜都記曰自西陵泝江西北行三十里入峽口其山行周廻隱映如絶復通髙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也

鄧德明南康記曰雩都峽去縣百里兩邊傍江江廣三十餘丈髙嶺稠疊連巖石峙其水常自激涌奔轉如輪春夏洪潦經過阻絶

王韶之始興記曰湶鮮二水口下流有湞陽峽長二十餘里山嶺紆鬱叢流曲勃中宿縣有貞女峽峽西岸水

際有石如人形狀似女子是曰貞女父老相傳秦世有女數人取螺於此遇風雨晝昏而一女化為此石

賦梁蕭子範建安城門峽賦曰原夫城門之所都廼設險於閩區艱難過於身勢襟要甚於飛狐長湍一流而沸涌層山兩判而盤紆對巘雙分干霄帶雲怪石隨波而隱見枯槎横出而不羣顧瞻左右重巒接阜其間如礪其絶如斗千乗馳輪匹夫可守巃嵸呀呷蹴浪揚華鴈門飲羽西施浣紗瓌詭豐隆質狀不同班黄糅采玄

紫潜通水奔湍其如雷聲疾烈其如風樹低柯而翠鬱
潭隱日而青空
隋江總貞女峽賦曰倦辛苦於嶺表遂沈淪於海外迹
飄颻於轉蓬情繚繞於懸旆駭茲峽之珍怪佇奇峯而
䙰矖或邐迤而四成乍嵔嵬而五曲含照曜之燭銀渧
潺湲之膏玉山蒼蒼以隧葉樹索索而摇枝澄碧源之
見底聳翠壁以臨危
石

物理論曰土精為石

尚書曰青州厥貢鈆松怪石

周官曰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有罪者坐諸嘉石以肺石達窮民凡煢獨老幼欲復於上而未達者立於肺石

注曰嘉石文石也肺石赤石也

毛詩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

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采石之山於是取采石焉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

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祀明堂假為天子七年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

列子曰天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之石以補其闕

隨巢子曰禹產於崑石啓生於石王韶之云啓生而母化為石

呂氏春秋曰石可破也不可奪其堅

史記曰王翦代李信擊荊荊兵數挑戰終不出久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

又曰張良見老人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二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也良後果得黄石寶而祠之及死并葬黄石伏臘祠之

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寝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没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漢書載李廣亦如之

十洲記曰流洲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為昆吾石治成鐵作劒光明照洞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切泥土焉

闞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葦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掩口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

應劭漢官儀曰馬伯弟登泰山見石二枚其一是武帝時石用五車載不能上因置山下為屋號曰五車石其一是紀號石刻文字紀功德立壇上

博物志曰桃林在弘農湖城縣休牛之山有石焉曰帝

臺之椹也五色而文狀如鷄卵

神仙傳曰白石生者恒煑白石為粮就白石山居故號白石先生

遊名山志曰芙蓉渚有聳石頭如初生芙蓉色皆青白

三齊略記曰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輙鞭之皆流血至今悉赤陽城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如相隨行

王韶之南康記曰湘源有長瀨其傍石或像人形或似

牛羊其土人名人形者為令史

鄧德明南康記曰雩都縣有金雞石

武昌記曰盤龍石舊傳云有龍盤於此石積日方去

庾仲雍荊州記曰歸鄉縣有屈原宅女嬃廟擣衣石猶存

荊州圖副曰宜都有石穴穴有二石相去一丈俗云其一為陽石其一為陰石水旱為災鞭陽石則雨鞭陰石則晴

異苑曰永康王曠井上有一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買之曠怪所以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覩二黃鳥鬬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索市愈急既得撞破石内空叚有二鳥處

幽明錄曰宜都建平二郡之界有倚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俗謂二郡督郵爭界於此又曰宮亭湖邊傍山間有石數枚形圓如鏡明可以鑑人謂之石鏡

詩陳陰鏗詠石詩曰天漢支機罷仙嶺博棊餘零陵舊

是鶖昆池本學魚雲移蓮埶出苔駮錦文疏還當穀城下别自解兵書

陳周弘正詠石鯨應詔詩曰石鯨何壯麗獨在天池陰鬐鰭類横海半出似浮深吞航本無日吐浪亦難尋聖帝遊靈沼能懐躍藻心

賦陳張正見石賦曰連山蔽虧巨石嶔崎上興雲而蔚薈下激水而推移舒丹霞於九折混白露於三危鎮方城於濮水固天闕於湯池開五嶽之靈圖集九老之仙

都韜神弓於射的産利劒於昆吾魚躍湘鄉之水鴈浮平固之湖隨山鵲之金印碎驪龍之寶珠奄鵲披衣氤氳翠微精衛取而填海天孫用以支機隨西王而不落傍東武而俱飛

贊晉郭璞磁石贊曰磁石吸鐵琥珀取芥氣有潛通數亦冥會物之相感出乎意外

塵

山海經曰黑水之南有玄虵食麈大人之國有大青虵

頭方食塵

禮記曰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箒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又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毛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左傳曰晉楚戰於城濮狐毛設二斾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作衆走

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

莊子曰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者也

楚辭曰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哉

淮南子曰地不满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

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所居單陋有時絶粮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也

應璩與曹公牋曰昔漢光武與戴子高有撫塵之好

蔡邕勸學曰鼫無爪牙軟弱不便穿穴洞地食塵飲泉

博物志曰徐州人謂塵土為蓬塊吳人謂塵土為埃块

李康遊山序曰蓋人生天地之間也若流電之過户牖

輕塵之栖弱草

郭子曰庾公名位漸重足傾王公時庾亮在石頭王公在城忽風起揚塵王公以扇拂之曰元規塵汚人

詩晉傅玄飛塵篇曰飛塵穢清流朝雲蔽日光秋蘭豈不芬鮑肆亂其芳河決潰金堤一手不能障

梁簡文帝詠梁塵詩曰依帷蒙重翠帶日聚輕紅定為歌聲起非關團扇風

梁徐摛賦得廉塵詩曰朝逐珠胎卷夜傍玉鉤垂恒交

羅袖拂不分秋風吹

州部

冀州　揚州　荊州　青州　徐州　兗州

豫州　雍州　益州　幽州　并州　交州

春秋說題辭曰州之言殊也合同類異其界也

說文曰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名曰州一曰州疇也疇其土而生之也

物理論曰九州變易交錯不同禹貢有梁州無并州周官有并州無梁州爾雅有營州無青州漢興武帝開拓三方立十三州通并梁之數而增交益焉

風俗通曰周禮五黨爲州州疇也州有長使之相周足也

河圖括地象曰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

尚書大傳曰古之處師八家三鄰而爲明三明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有十二師焉

張衡靈憲圖曰崑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陰故聖王不處焉

史記曰鄒衍著書云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州者有九乃謂九州也有神海環之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冀州

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

周官曰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

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栢

春秋元命苞曰昴畢間為天街散為冀州分為趙國立為常山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於是女媧殺黑龍以祭冀州

釋名曰冀州取地以為名也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強荒則冀豐也

賦漢班彪冀州賦曰夫何事於冀州聊託公以遊居歷

九州而觀風亦哲人之所娛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嶽而
高遊建封壇於岱宗瘞玄玉於此丘徧五嶽與四瀆觀
滄海以周流

箴漢揚雄冀州箴曰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嶽陽是都島
夷被服潺湲河流表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為侯伯隆周
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
横漢興定制改列藩王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牧臣司
冀敢告在階

揚州

尚書禹貢淮海惟揚州厥貢瑤琨篠簜厥苞橘柚

周官曰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

春秋元命苞曰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立為揚山續

漢書曰張禹拜揚州刺史當濟江行部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厲聲云子胥若其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令鼓楫而過遇歷行部邑吏民希

見者人懷喜悅

益部耆舊傳云嚴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聲不哀問所哭者誰對云夫遭燒死遵勑吏舁尸到與語訖語吏云死人自道不燒死攝女令人守尸云當有枉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考問滛殺夫

箴漢揚雄揚州箴曰天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瀦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翩彼

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太伯遜位其吳
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句踐入覇當周之
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族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
不可不華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荆州

尚書禹貢曰荆及衡陽惟荆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
品杶榦栝栢礪砥砮丹惟箘簵楛包匭菁茅厥篚玄纁
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釋名曰荆州取名於荆山也荆警也警南蠻數為寇逆

其民有道後服無道先强常警備之也

春秋元命苞曰軫星散為荆州分為楚國荆之為言强

也陽盛物堅其氣急悍也

元康地記曰荆州於古蠻服之地也秦滅楚置郡縣漢

武分為交州至魏晉而荆州所部郡國二十

周官曰正南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

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角

沈約宋書曰朱修之為荆州刺史百城士民贈貺一毫無所受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内外燃油及私牛馬食費以私錢六十萬禆之

箴漢揚雄荆州箴曰杳杳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㳂㳂多楚與荆風飄以悍氣鋭以剛有

道後服無道先强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告
執御

青州

尚書禹貢曰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
枲鉛松怪石
春秋元命苞曰虚危之精流為青州分為齊國立為萊
山
太康地記曰青州東方少陽其色青其氣清歲之首事

之始也故以為名周之建國表齊東海居於青州故吳季札觀樂于魯聞齊之詩云泱泱乎大國之風也其表東海者乎

周官曰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

王隱晉書曰苟晞為青州刺史役煩賦重民不堪命曰斬千人流血成川號云屠伯

箴漢揚雄青州箴曰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

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
文武封吕於齊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矦九伯是討是
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
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陵遲嗟兹天王附命下土失
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

尚書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嶧陽孤
桐泗濵浮磬淮夷蠙珠曁魚厥篚玄纖縞

春秋元命苞曰天弓星主司弓弩流為徐州別為魯國徐之為言舒也言陰牧内安詳也

箴漢揚雄徐州箴曰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既豬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降周任姜鎮於琅邪姜氏絶苗田氏攸都事猶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牙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兗州

尚書禹貢曰濟河惟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

漯達于河

春秋元命苞曰五星流爲兖州兖之言端也言𨻶精端故其氣纖殺分爲鄭國

周官曰河東曰兖州其山鎭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

箴漢揚雄兖州箴曰悠悠濟河兖州之㝢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度牧野是宅箕子歔欷厥居爲

墟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豫州

尚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春秋元命苞曰鉤鈐星別為豫州豫之為言序也言陰陽分布各得處也

周官曰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洛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

箴漢揚雄豫州箴曰郁郁荆河伊洛是經滎嶓枲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拏盧盧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内莫如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强靡克余亡王赧為極實絶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雍州

尚書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春秋元命苞曰東井鬼星散為雍州分為秦國東距殽阪西有漢中南含高山北阻居庸得東井動深之萌其氣險也

春秋文燿鉤曰華岐以北龍門積石南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

太康地記曰雍州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雍閼故取名焉

周官曰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

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

箴漢揚雄雍州箴曰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閶闔畫為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贅衣

益州

春秋元命苞曰觜參流為益州益之言隘也謂物類並決其氣急切決列也

揚雄蜀本紀曰蜀始王曰蠶叢次曰伯雍次曰魚鳧又

曰武都人有女蜀王納以為妃疾卒葬于成都作石鏡
一枚以表其墓
十州志曰蜀王杜宇自號望帝左思蜀都賦曰外負銅
梁宕渠内函要害膏腴
箴漢揚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
水南流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
疆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
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幽州

周官曰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

春秋元命苞曰箕星散為幽州分為燕國幽之為言窈也言風出入窈冥敏勁易曉故其氣躁急

釋名曰幽州在北幽昧之地也

箴漢揚雄幽州箴曰蕩蕩平川惟冀之別伊昔唐虞實為平陸周末荐臻迫于獯鬻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

纖貊羡及東胡强秦北排蒙公城壃大漢初定分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不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旁

并州

春秋元命苞曰營室流為并州分為衛國之鎮立為明山并之為言誠也精舍交并其氣勇抗誠信也

太唐地記曰并州不以衛水為號又不以恒山為名而

云并者葢以其在两谷之間乎韓魏趙謂之三晉即并冀二州是其地也
周官曰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沲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
箴漢揚雄并州箴曰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兹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為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幽罔識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

干戈犬戎作難斃於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幷敢告執綱

交州

苗恭交廣記曰漢武帝元鼎中開拓土境北開朔方南置交阯刺史建安二年南陽張津為刺史交阯太守士爕表言伏見十二州皆稱曰州而交獨為交阯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普天之下可為十二州者獨不可為十三州詔報聽許拜津交州牧加以九錫彤弓彤矢禮樂

征伐威震南夏與中州方伯齊同自津始也
太康地記曰交州本屬揚州取交阯以為名虞之南極
也周有天下越裳氏慕聖人之德重九譯貢白雉秦滅
六國南開百越置桂林象郡以趙佗為龍川令因秦之
末自擅南裔漢高革命加以王爵始變椎髻襲冠冕焉
箴漢揚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
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
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絶貢荆楚逆叛大漢受命中國兼

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泉竭中虚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郡部河南郡 京兆郡 宣城郡 會稽郡

風俗通曰周制天子方千里分為縣縣有四郡故左氏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

應劭漢官儀曰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凡郡

或以列國陳鲁齊吳是也或以舊名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源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有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

茵恭十四州記曰秦兼天下始皇二十六年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以公國為大郡侯伯為小郡大郡曰守小郡曰尉郡之言君也今之郡守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為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而謂之郡也

箴後漢劉騊駼郡太守箴曰有嬴駈除焚典紀舊蕩滅
蕃畿罷侯置守奏發閭左陳涉奮威楚築乾溪靈王不
歸征遐由近可不肅祗守臣司境敢告執機

河南郡

應劭漢官儀曰河南尹所治周地秦兼天下置三川守
河雒伊也漢更名河南孝武皇帝增云太守世祖中興
徙都雒陽故號為尹尹正也
謝承後漢書曰華崧為河南尹優賢養民興教崇化至

其剪治强宗威烈不虧遂見譖毁又曰羊陟遷河南尹下車計日受俸嘗食乾飯茹菜禁斷豪右囑託書疏不與交通斷理寃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

魏志云司馬芝為河南尹抑强撫弱私請不行芝為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

傅子曰傅嘏為河南尹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任檟楚而得其實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有大益於民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又曰樂廣為河南尹郡中前廳多怪病後人皆於廊下督郵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唯廣處之白日户自閉二子凱横等懾怖廣使掘墻孔得狸乃絶

箴後漢崔駰河南尹箴曰茫茫天區畫兾為京商邑翼翼四方是營唐虞商周河洛是居成王郟鄏以處鶉墟

諸夏勁强是從是横徹我墻屋而師尹不匡覇奪其權宗器以分圖籍遷齊九鼎入秦

京兆郡

漢書曰趙廣漢為京兆尹以和顔接士事善推功歸之下曰某掾屬所為非二千石所及吏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又曰張敞守京兆尹尹自趙廣漢誅後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敞既視事求問長安偷盜首長數人居皆温厚出從僮僕閭里以為長

者敞皆召既見責問因貸其罪乃署吏令致諸偷以自贖為置酒小偷皆來賀之飲醉偷長陰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門閱赭汙者輙收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由是枹鼓希鳴市無偷盜又曰王駿為京兆尹成帝欲大用之故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二王

碑後漢蔡邕京兆尹樊陵碑曰於顯哲尹誕德孔彰膺帝休命謂篤不忘爰納忠式規悟聖皇欽崇園邑大孝

允光九命車服昭示采章軒軺四牡承祀蒸嘗多士時貢繇役永息進路孔夷民清險棘同體諸舊兆萌蒙福惠垂無疆守以罔極

宣城郡

陶氏家傳云陶汪晉咸康中為宣城内史君從父猷先為之君到郡乃招隱逸廣開學舍以此教民民有向方者則辟為掾吏百姓歌之曰人當勤學得主簿誰使為之陶明府

晉中興書曰桓彝少孤家貧而性度高豁不以箪瓢屑意年在弱冠便有知人之鑒為宣城太守百姓懷之

沈約宋書曰羊玄保為黄門郎善奕棊棊品第三太祖亦好奕數蒙引見嘉其温謹與太祖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詩齊謝朓始之宣城郡詩曰簮髪逢嘉惠教義承君子心跡若未并憂歡将十祀幸霑雲雨慶方轡參多士振鷺徒追飛羣龍難隷齒烹鮮止貪競共理屬廉恥伊余

昧損益何用袛千里解劒北宮朝息駕南川涘寧希廣平詠聊慕華陰市又宣城郡內登望詩曰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山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威紆距遥甸巉嵒帶逺天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烟悵望心已極惝怳魂屢遷結髪倦為侶平生早事邊誰規㫚食盛寧要狐白鮮方棄汝南詔言税遼東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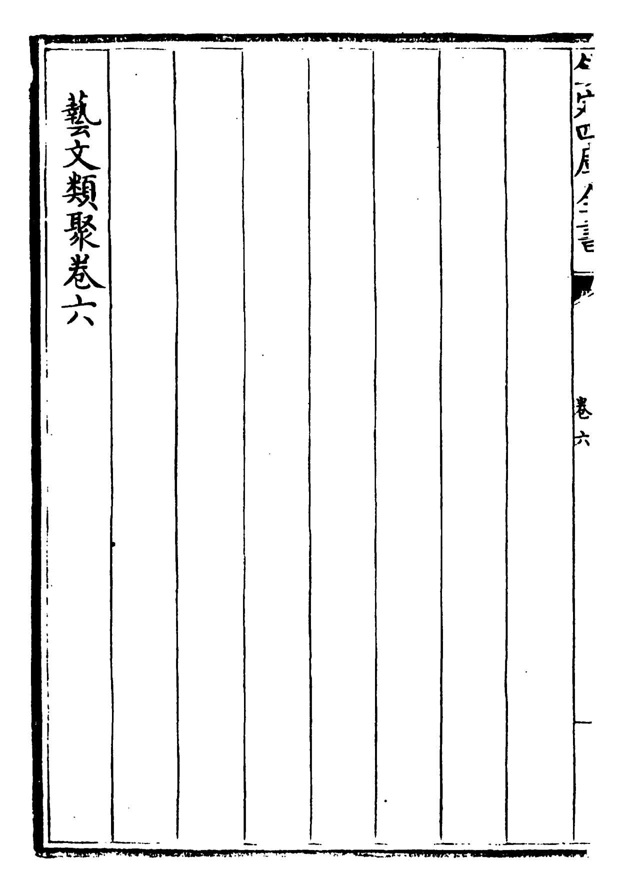
會稽郡

司馬彪續漢書曰任延拜會稽南部都尉時年十九迎
吏見其少皆驚會稽多名士延到官皆聘請高行俊乂
尊待師友之禮及掾吏貧乏輒分俸祿以賑給之
晉中興書曰諸葛恢為會稽太守臨行上為置酒謂之
曰會稽晉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太守以君有莅任之
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否運治之所先君為言
之恢陳謝因對曰令天下喪亂之餘風俗凌遲宜尊五
美屏四惡進忠實之士退浮華之黨中宗深納之又曰

王彪之為鎮軍將軍會稽内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强歛跡亡户出者三萬餘口又曰王述作會稽太守外白請諱答曰惟祖惟考四海所知過此無所復諱

啓齊謝朓為王敬則謝會稽太守啓曰臣本布衣不謀遠大折衝之勤不舉爕理之義何階常恐覆餗是貽咎徼斯慼陛下繼歷勝統日月重光得以桓珪衮服拜奉歲時視濯獻牲鞠躬郊廟而鴻恩妄假復授龜符玉節邁於雙璜表東侔於四履臨邊三事既謝張温潁川再

撫亦慙黃霸



藝文類聚卷六